

XIANGGANGCHUANGYAN

原 甸

香港
窗沿

1227/513

香港窗沿

原 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29985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929985

香 港 窗 沿

原 甸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4.222印张 2 插页 71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10173·448 定价: 0.48元

自序

我是赤道的孩子，椰风蕉雨哺育了我，也哺育了我的诗。

象一切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从来就没有人从旁有意识地引导我长大了应该投身于哪一种行业。是的，我可怜的父亲每天忙着干两份职业，他实在没有余暇顾及包括我在内的六个孩子的学习；我的善良的妈妈也限于生活和知识，从来也不可能给我在文化上以什么引发。她只懂得喃喃地劝戒我：“孩子，要好好地努力，给我们家争一口气。”

这么抽象的教导，哪个孩子能领会呢？我只能睁着眼，张着嘴望着她，心里想着的却是如何有机会溜出去同邻家的小兄弟们同玩、同闹、同癫。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没有玩具的记忆的。

• 1 •

有一天，有一个侧身人妾的女人拿了一本厚

厚的书给我的妈妈，只记得她那满脸赞赏的神情，不消说，她是在把一本心爱的读物推荐给她的知己的。然而，妈妈不爱看书也许是天性使然，记忆中她并没有把她朋友相荐的书翻阅过。这一位身为人妻的女人有没有为之失望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如果她知道了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她送出去的那一本厚厚的书，毕竟遇到了一个新的读者，一个小读者；这一个小读者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认识的字少得可怜，却十分入迷地把这本书看完了。其中有许多地方明瞭，也有许多地方不明瞭，但是至今还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确曾为书中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描写掉了泪。

这本书，是张恨水先生的《大江东去》。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文学作品。张恨水先生，我要感谢您。

——命运似乎注定我要缠上文学了。

进入了中学，正是新思潮激荡的时代。新杂志马上包围了我，我象一块干瘪的海绵体碰触到了水份，吮吸得既饥渴又欢畅。

——我的中学时代是忙碌的。

• 2 • 初中三年级，我开始朝缪斯的殿堂踮足张望了。同班的三两位诗迷把我从小说、散文方面拉

了过去，他们给我塞进了一连串在我心坎中回响不绝的名字：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拜伦、雪莱、雨果、惠特曼、裴多菲、马耶柯夫斯基、殷夫、艾青……

于是，我饥渴的眼睛日夜在一些长短的诗行上追踪和爬行。诗人们智慧的诗篇不仅灌溉着我的兴趣和爱好，而且也持久日长地影响着我一生的方向和步伐。

那一年，十七岁，我写下了第一首诗：“土地，我们的母亲”。

这一首诗，是我朝谕斯的殿堂跨出的第一步。

它粗糙、幼稚，甚至全无诗意。但是婴儿们最初的啼哭，似乎都是为将来的说话而发出的。

从此，我开始写着“诗”了。诗，已经可怕地占据着我整个的心灵，而几何、物理、代数以及学校内的一切课本，都投降于我满桌子的诗集。

我的父母亲忧虑了，因为他们预感到他们将有一个不出息的孩子，以后到社会上会难以谋生的。天下父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呢！？

我明白他们，我理解他们，我也完全知道诗。3. 人不象医生、律师以及商行高级行政人员那样能

够赚钱。而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发奋读书是将来赚钱和生活的唯一保障。多少父母们正梦寐以求地希冀着他们的子女日后能成为名医生，大律师，因为这些才是“显赫”的职业。而诗人，则是一个发酸的字眼，令人发笑和叹息的。

我的妈妈为之掉了几次眼泪，乞求着我快快回头是岸，不要再泥足深陷，不要再沉迷于诗，更不要把心搁在时代喧腾的广场上，因为那儿有太多的风雨。

然而，诗和时代，令我叛逆！

其实，对诗、对亲人、对社会、对时代，我都是同样充满着深情的。然而，清醒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痛苦的。

我们的时代，诗人，不是一个单纯的荣誉，而是一个受苦的标志。诗人们大部分都要背着痛苦的十字架走完他的一生的。

我怀念并且感谢赤道上的那一块土地，她炎热、滚烫、可亲、可爱，我的诗苗正是在那里破土而出。然而诗人的命运似乎注定是坎坷的，当我奉献给那一块土地和人民的一册薄薄的诗集《青春的哭泣》后，我却开始了流浪。

• 4 • 十年流浪，流浪十年，我没有诗。但我却占有了实在的生活。生活，对我不再是抽象的意

义，不再是诗人头脑里罗曼蒂克的名词，它是这样的扎实，充满着风雨、闪电，需要你付出全力的搏斗！

当鸟儿向广阔的空间飞去了，它就要勇敢地扑向天地，第一夺取生存。

因此，十年，我夺取生存；十年，我没有诗。

我曾唱过：

十年 沉默

十年 哑

十年 无歌

十年 弦断琴破

十年 千里风沙奔波

十年 穷愁潦倒落魄

.....

.....

——《十年激烈》

我没有诗，但我谢谢生活，我天天采摘着生活的枝叶，塞进背上的箩筐里；我知道，这些生活的枝叶，终有一天能变成我的诗歌生命的化肥。

岁月无情地流失着.....

一天，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望着外头阳光灿烂的世界，突然禁不住了，纵情地呼喊：

.....

这是春日呵！

我的诗泉

也开始

解冻……

——《春》

这时候，是一九七七年，离开我留在赤道上出版的第一册诗集，时间足足隔了十五年。因此，说十年无歌、无诗，是已经缩短了。十五年，应该是十五年，我搁下了诗琴，而且断了琴弓。

我曾经局促在一个低矮到无法站立的小阁楼里，伏在一个小木箱上写下近二千行的一首长诗

（后来收在新加坡万里书局为我出版的《原句诗选》内）；我曾经在紧张的工作的空隙间争分夺秒地用小纸片写下长长短短的诗行；在失业的日子里，我也仍然没有忘记诗……我对诗的热诚是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因此，当我的诗泉一旦解冻了，诗泉的喷发口便当汹涌不息。我对诗又再狂热了。为了生活和流浪，我荒废了十五年的诗的青春，现在，心中日夜冲激着赶快歌唱的迫切感和赶快夺回损失的奋斗感。尤其是当我想到，在

我的周围，远的，近的，有多少关怀我的眼睛，
在注视着我，期望着我，鼓励着我，我能偷懒么？

二十三年前，我写过一首诗：“我迟到了”，
开头的部分这么写：

我是个沙漠的旅人
背着沉重的包袱
在沙漠中摸索；
我是个思想的旅人
背着知识分子的包袱
默默地走了许多道路……

结尾的部分这么写：

不要怪我，我过去的糊涂
快帮我取去我背上扑满风沙的包袱
并且欢迎我——
给我以热情的祝福
虽然我迟到了
相信我：我会努力跨起大步……

二十三年了，证明我的步伐跨得并不大，在诗 . 7 .
的道路上，我歇了十年——不，十五年——的脚。

也许可以这么说，在诗的道路上，我是这样的一种人：太早的起步，太久的停步；现在，需要更快地跑步。

那么，不要自满，不要自馁。起步吧！不要再迟到和落后了。于是，我在出版了《青春的哭泣》、《写在中国的诗》、《原句诗选》、《诗的宣言》、《水流千里》、《新年代前夕》、《香港风景线》、《最后的藤叶》、《香港·星马·文艺》、《铜钹与丝竹》（与陈浩泉、秦岭雪合著）之后，又再编了这么一本新诗集：《香港窗沿》。

是为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凌晨

于香港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

我是透明的·····	3
我的胆石·····	8
我的童年·····	11
名 我要 我不要·····	18
抗议·····	21
脚的抗议·····	24
信念·····	29
行囊·····	34
雨·····	40

第二辑

屋·····	45
租字特写·····	50

0015/30

球场风云.....	53
“炒”	56
球的种种.....	61
名片.....	63
“想做就去做” 颂.....	65
六合彩 应该买.....	70
星期一 我困!	76
关于身份证的诗.....	81
人力车.....	87
除夕.....	92
年初一.....	96

第三辑

笑.....	101
送年.....	106
风筝.....	109
书哭.....	112
工作.....	114
人.....	116
这时候应该赞美啼唱的 鸡.....	119
快.....	121



关于讨论..... • 124 •

签名..... • 126 •

火车站..... • 1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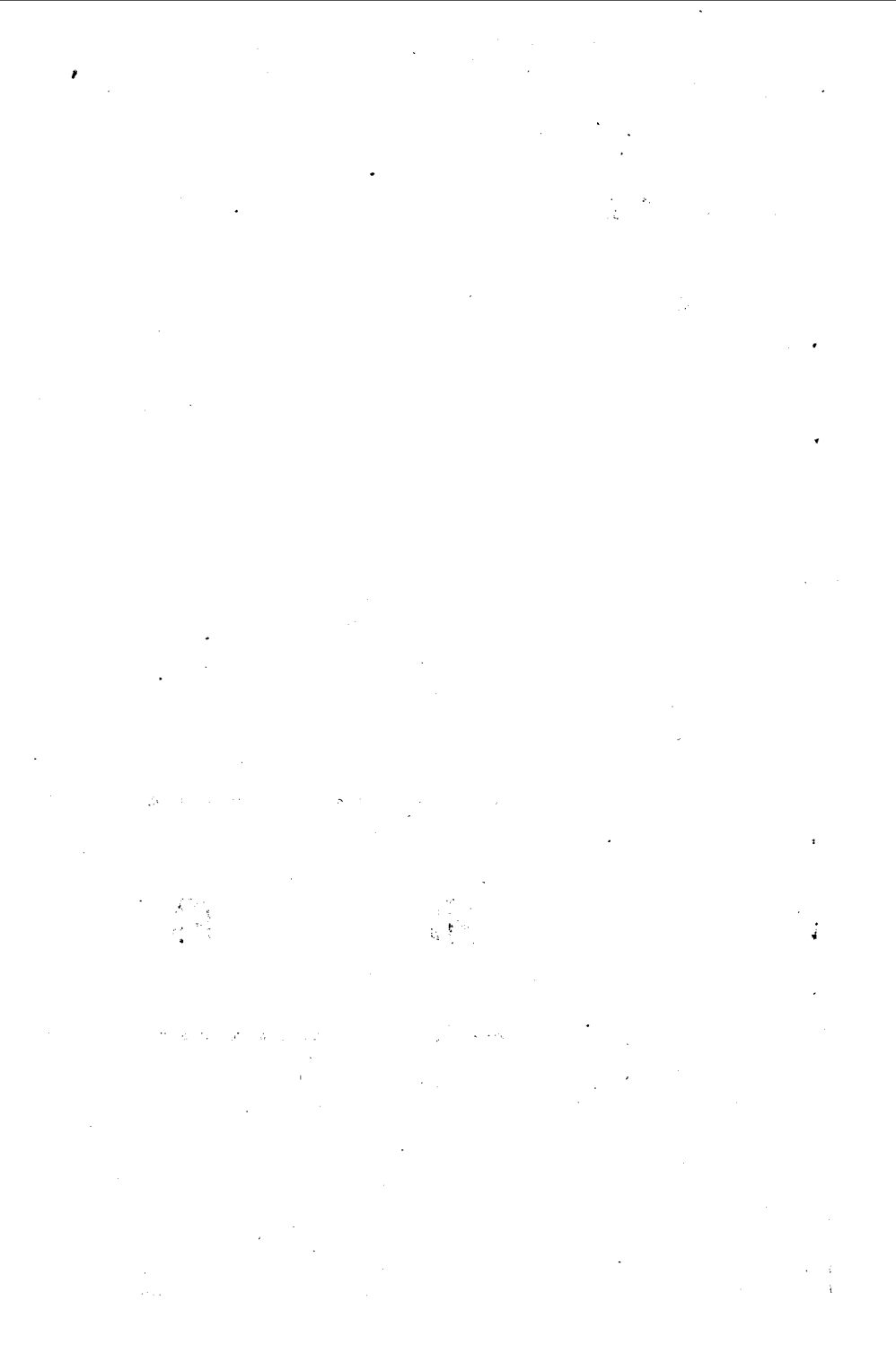
坎坷的旗..... • 135 •

火炬，掉头！ • 137 •





第 一 辑



我是透明的

一天，一个友人对我说：你是透明的；又一天，另一个友人也对我说：你是透明的。于是，我悲哀了，我唱：

我是透明的

我是玻璃

我是水

我是透明的塑料板

我是气体

我是水晶

我是透明的

象现代派诗人所吟哦的——

透明的透明的透明的透明的

透明的……

再拖上一百个

——不够

配上一万这复数